

# 辽宁凌源市金翠香自述十年冤狱被残酷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）辽宁凌源市善良妇女金翠香，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绑架折磨，被迫流离失所。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被绑架，当时被恶警张明华踢破鼻梁，流血不止，在双塔区政保科被恶警白文友用电棍电脸部，还用下流语言辱骂。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年仅三十七岁的金翠香女士被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，在辽宁女子监狱遭酷刑与九年奴役。

## 下面是金翠香自述十年冤狱被残酷迫害经历：

朝阳市双塔区中级法院以十箱不干胶真相粘贴为由，对我和另一同修非法判刑十年，我们都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。

### 一、辽宁女子监狱酷刑：熬鹰、不让睡觉、针扎……

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七日，我被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，当晚在入监队只能买一个盒饭吃（五块钱），当时我梳一根马尾巴辫，入监队犯人一剪刀下去，我的头发变成了所谓的齐耳短发。第二天被分在当时的三大队三小队（在二零一一年时当时的三大队改编为现在的一大队），后调到三大队四小队迫害，当时的队长叫高楠。在那里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，不说报告词，高楠就把我铐在暖气片上，我只能蹲着，蹲久了。我喊“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”，她们就威胁我，再喊就用臭袜子堵我的嘴。

狱警下班了以后，高楠拿一根手缝针企图扎我的手指肚与手指甲之间的指缝，我喊正法口诀，她没有得逞。晚上犯人收工了，洗漱息灯后，晚十点我被领到水房子坐小凳，地上湿漉漉的都是水，有俩个人监视我坐，每两小时换一班人，一直到犯人们起床洗漱，让我再去

我的床铺边继续坐小凳，稍有瞌睡、就推醒，白天和其他犯人们正常出工，一天一天的这样熬下去。为了达到让我认罪，三大队四小队绑架了全小队犯人都参与迫害我，逼我认罪。

那时早六点半出工，晚九点收工，中午不休息，犯人们白天干一天活儿，晚上还要看管我们熬夜，因此她们恨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，时间长了，辱骂、殴打学员，不许学员入厕经常发生，这种黑天、白天不让睡觉的迫害方法，叫“熬鹰”，过了三至四天，我看见高楠了，我对她说：睡觉、吃饭、入厕是维持人生命的权利，我有睡觉的权利。她无言以对，熬的时间长了，真是头晕脑胀的……

刚入监时，我父亲千里迢迢背一大袋子生活用品去女监看我，高楠只拿了一件棉线的上衣、一件手织的毛衣（后来毛衣不让穿）给我，裤头都不给我留，当时家里捎了二包（二点五元一包）的最廉价的卫生巾，也被她克扣下来，一直都没给我。二零零一年我的丈夫单方面提出离婚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了离婚手续。

我的父亲患骨癌需要钱治病，但父母每年还给我存五百至六百元生活费，每月平均五十元买牙膏和卫生纸，当时伙房每周只有二顿是细粮，周二中午米饭，周五晚上馒头，其它都是玉米面粥、窝头，经济条件好的犯人可以在超市选购食品，我没有钱监狱给什么饭就吃什么饭。

### 二、超时超强度的奴役

对认罪的犯人，监狱每月给犯人签考核分，五到十五分，得到一分相当减一天，月月积累攒到达三百六十分，可减一年刑期，监狱改造犯人分两方面：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，思想改造是每月犯人写一份思想汇报，靠近队长，服从管理，表决心之类。劳动改造就是强制参加劳动，不得装

病。《监狱法》规定：犯人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八小时，中午有休息时间。我在女监呆了九年的时间，九年中，中午有休息时间的不超过一个月，为了追求产值，我所在的三大队午休时间也逼迫干活，还不仅仅如此，二零零四年夏天赶一批活儿，连续加班三天三夜，吃睡都在车间，加完班浑身起一身热痱子，奇痒无比，当时的生产科长叫王宏云。

每次省监狱管理局来检查，事先三大队就知道了，当天先收拾卫生，把机台用线调齐，机台按板都整整齐齐的，队长安排听话犯人，若领导问吃的好么，要回答吃的好，睡的好么，回答“睡的好”，中午休息么，回答“中午休息”。在二零零七年以前，三大队是早六点半出工，晚九点收工，中午不休息，周日不休息；伙食每周二次细粮，周二中午米饭，周五晚上馒头，其它都是玉米面粥、窝窝头，窝头又酸又硬，平时菜里没有肉、没有油。最难闻的是冻白菜汤，当冻白菜汤抬进车间里时，那气味都熏人，无法想象如何下咽。这样的伙食，每天还强制劳动十三个小时，产值是抢活儿抢出来的，整个车间机台飞转，节奏飞快，吃饭也可以说是抢饭，为了节省时间恨不得把饭倒到胃里边去，节省时间就是为了抢活干，每天的生产定额都是极限。

被关押人员如同笼中饲养的动物一样，喂的是猪狗食，披星戴月早出晚归，挣的是监狱滚滚的财源。三、四大队对外称“宁大服装厂”，服装厂共有十一个小队，有裁剪、包装，八条流水作业线，我所在的四小队加工过上衣、下衣、裙子、工作服、棉服、雨衣、劳改服、警服等。拿警服来说吧，一件警服加工费五十五元，市面可卖三百一四百元（有棉旦）每天小队定额一百六十一一百七十件，每天产值近千元，服装厂八(转下页)

(接上页)条流水作业线日产值近万元,宁大服装厂每年上交女监产值都名列前茅,《女监报》报导年终上缴产值二亿元。

在监狱的高墙内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重复着超时超强度的劳动,被无偿榨取劳动成果的犯人们每月签分的时候,都说谢谢队长,还鞠躬行礼,所谓的“劳动改造”不过就是严惩体罚,超时超强的极限劳动,体现出邪党毫无人性的手段,更不用说教育人要诚实了,警察变异的观念是:谁请你们来的,是你们自己来的,在监狱说改造也许就是把一个曾犯过错的犯人变成更加无耻,而对修真善忍的学员的疯狂迫害更是登峰造极。

我认清了监狱的暴力手段,欺骗、虚伪、欺榨,并无偿的榨取我们的劳动成果,因此二零零六年以后我拒签考核分,每月都拒签,告诉队长改造与我无关,我自己都骗不了自己,更不能骗别人。

### 三、申请探视病危老父,监狱伪善欺瞒

二零零八年二月,我把探视病重老父的申请交到代大队长陈杰干事手里,重申中国人讲孝顺,父母共有二个女儿,小女儿人在大狱,不能分身;老父患骨癌七八年,手术一次后又在旧病灶处长了一个五斤的大包,在老人生前见一面亦可免去许多遗憾,况且人死不能复生。当时她说:法轮功学员探视没有先例。我没有放弃,在监狱政委房淑霞值班之际,把另一份申请交到她手里,二月二十三日房淑霞要见我说:国家不允许。那时候我知道的法律知识太少,没能为自己争取到探视的机会,之后的近三个月,我的头痛、牙痛、头盖骨的一条缝象裂开了一样疼。

我父亲是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去世的。当老人弥留之际,母亲托人把电话打到女监我所在的大队,老父亲想最后一次听女儿叫一声“爸爸”,老人最后的时刻没有听到思念的女儿的叫声,死不闭眼。我回来后,据母亲讲,她一再请求,监狱都没有同意一个病危老人的最后请求。

监狱设有亲情电话,普通犯人每月一次,但法轮功学员不能打,九年我没有打过一次亲情电话;监狱设有法律咨询,但法轮功学员不能咨询,只有队长指派的犯人能去例行公事,有一次我找安蕊科长请求法律咨询,她说法轮功不能法律咨询。

二零零八年下半年,我开始不戴标记牌,用一句警察的话讲,监狱只有二种人:一种警察,一种犯人。二

种人都戴标记牌,你不戴牌,你是什么人。我对警察说:你把我当罪犯,可是我没认罪,没有罪我和犯人就一样。让我去照像,像片发下来我就剪碎它,后来干脆不去照像了。有一次厂长张晓兵值班,走到我机台前,问我为啥不象别人那样戴牌,我说自己没有罪,故不能和犯人一样戴牌。后来她自己动手给我写了一个牌子,又亲手给我戴上,她走了我就又撕碎了。

### 四、十年冤狱 把善良和宽容留给世人

大概二零零九年,监狱给劳动奖金,一个小队是生产组长、大工、熨台、案板、小工,分别是一百、八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、十、五元,大概分这几个档次。而法轮功学员不“转化”活干的再好也只拿末等奖五元,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有一次我母亲去探监,孙爽队长告诉她,我干的活儿免检,我干的也是大工干的活儿,每月给我奖金五元,但领钱需自己签名,我拒签名,不签名没有奖金。

我没认罪,我也否定监狱的一切管理,报告词、标志牌、背监规、签分、劳动奖金,我都否定了。在诬判到期照出监像时,把一张写上名字的纸别在胸前,硬要我别,给我别名片我就不照。

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九年,到走出监狱大门,几乎每年换一个队长,都是年轻的,最后一个队长叫孙爽,我告诉她:我是修真善忍的修炼人,如果你没见过炼法轮功的什么样,今天你可以看到了,大法弟子在监狱这样恶劣、残酷的环境里,能够做到无怨无悔,无私无我,把善良和宽容留给了你们,请记住“法轮大法好!”。

十年冤狱迫害经历没能及时写出来,苦役九年,这无形的东西压抑着我,让我不愿动笔揭露这场对我的残酷迫害,但是我知道必须写出来,初稿结束时,突然意识到,及时曝光受迫害经历,也是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,这也在清除党文化、彻底解体邪恶。◇

参与迫害的人员名单:

朝阳市双塔区公安分局局长:张明华

政保科:白文友、赵名成

朝阳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:史所长、高智华

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审判长:孙云学

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审判员:苏毅、李云峰

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书记员:张朝生

单位:辽宁女子监狱

## 自焚骗局



图: CCTV 的天安门自焚画面: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,在烈焰下竟完好无损;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,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,才把灭火毯盖上。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? 2001年8月14日,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,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。声明说:从录像分析表明,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。其目的是诬陷法轮功。◇

